高衛王瓊決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

翰林學士王　珪

惟高氏始得姓於齊太公之後歷秦漢以來世國多徙而北者王之先劉門人方五代擾攘李景盜據江南數通使契丹王之皇祖密國公者與其子適將虜命至而景欲（太上皇帝御名）患中原陰使人害密國公聲言爲流人所殺遷其子豪梁積厚報隆乃有兹與國與國公知人事之變舉其族內蔚占數于亳之蒙城王即與國之中子也諱瓊字寶臣少起田里沈勇有大略　太宗尹京邑聞其材武召置帳下　太宗嘗燕罷禁中　太祖命同升輦至講武殿出苑東門　太祖親扶上馬時王與戴興王超李賦桑贊等五人皆從　太宗醉不能穿馬鐙王左手控轡右手代鐙既出　太祖顧謂王繼恩曰此數人者皆將帥之器也特以控鶴官帶及東帛賜之　太宗即位補御馬直指揮使遷御龍弓箭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太原平　太宗引兵白

幽州還聞虜兵盛至留王夜作引龍直樂于御營遲明王度車駕已遠乃謂衆曰今敵在肘腋若力拒之尚可馳潰圍中不爾則不得脫於是衆從王轉戰至行在而六班率不至及見王數加勞存之　太宗欲誅六班王曰　陛下晨夕兼行今不蚤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乎帝怒遂釋擢天武軍都指揮使西州刺史又爲神衛左廂都指揮使西州團練使再幸大名爲京新城內巡檢會盧多遜遣吏私通秦王邸坐失徼巡降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適有亡命卒聚盜于界中伺知州臧丙出將刼庫兵以爲亂王微得之即白丙選從卒數十人襲賊至榆林里賊窮保民舍王挺身登墻賊酋號青脚狼者將注矢射王王引弓一發應弦而踣盡擒其餘黨丙上其事稍遷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薊州刺史會將北伐以爲樓舡戰棹都指揮使部舡千艘趨雄州城易州歷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薊富二州團練使端拱元年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同時落權王出單州防禦使徙貝州兵馬總管不數月廷召等復進補軍職王頗忽忽內

愚知不及駙馬都尉王承衍鎮貝州公主間入見　上頗知顧王厚承衍婁尉勉之明年遂制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歸義軍節度使廷召等皆列其下王自單州不一年蒙擢至此而數爲毀前都指揮使戴興所告　太宗謂興曰　朕自幽州還便欲除瓊此命蓋已逾十年矣及爲并代馬步軍都總管時潘美亦爲節度使同在太原舊制領軍職者班其上王以美數戰有功乃自陳頗班其次而許之以保大軍節度使爲鎮州行營都總管又以彰信軍節度使爲　太宗山陵都總管復之并代咸平中契丹內寇關氏車帳至狼山大夏口王方遣偏將王萬海等七人擇兵異道與虜確而自據要設伏以邀擊之俄楊允恭持詔至趣王出土門與石保吉傅潛合軍鎮定以拒賊會潛擁重兵畏不出戰既得罪乃以王代潛屯冀州虜尋解去明年召還授毀前都指揮使上鞭箭陣圖　真宗賜對便殿時言者以高陽之戰范廷召等所領兵頗聞有不用命者今釋不誅後何以責死力　真宗以問王對曰前日聖恩已釋之今其衆分隸諸將一日聞召而欲誅之方疆埸多

虞儻衆懼而變生臣竊爲國家憂　真宗遽曰微卿幾至誤事王因言殿前諸班捧日天武諸軍皆拱衛之兵其數目益耗　真宗曰三司以邊儲不足未暇增補也王曰臣與國雍熙中爲軍廂主方是時諸指揮皆滿五百人以上若積計所闕軍食固當有餘三司曷爲不足雖以其言爲然而未能遽行未幾後殿選補諸軍班王請於所繇中更選人以益之或曰　上意所不欲王固欲之且典握禁兵不懼疑至則身辱乎王曰戎以死許國安復以疑自顧也會馬軍都指揮使權步軍司葛霸在告管軍獨有四廂指揮使劉謙一人王既兼領二司乃言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可任者　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於是施用其言景德元年契丹直抵澶州　真宗北幸駐蹕于韋城大臣有勸　上南巡者乃問王行幄王愚然曰且虜之大入去國遠闊勢不可以持久呪羽檄召天下兵行且至進則可以決有功今止軍不發衆情大惑誰爲　陛下建此者　真宗曰將更議於大臣王曰　天子親御六軍蒙犯霜露國之安危事在轉漏尚何議也遂發韋城次澶州將抵浮橋左右猶躊躇未進王下馬自扶輦擁衆渡河既而請　帝御北城觀兵漢軍望黃蓋皆仰呼萬歲而虜人亦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酋皆駭視失色有頃勁弩伏發射契丹貴將覽死遂奉書請盟師還賜燕于行宮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王曰天子神武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愧甚已而賜黃金三百兩它日衛士有白廩粟陳腐者王曰邊防戰守之兵暴露寒苦而所食之粟與鼓同色若等日既食太官月所給又先進樣於　上前豈特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動吾軍者斬於是衆莫敢有言其后王被疾久不出輒有遺陳粒於殿下者中貴人得以聞人賜清米一斛王嘆曰安有是邪遂以疾辭與軍章數上拜忠武軍節度使王素爲宰相寇準所知方澶州之行勸上南巡者王欽若也準嘗叱欽若退而心甚恨三年準罷相欽若知樞密院王疾甚　真宗親駕欲臨問欽若乃言　天子問疾所以寵勲臣今瓊無破敵之功不可

往　帝勉爲止其年十二月四日王薨於建寧里第享年七十二贈侍中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終以王有舊勳特輟二日官給襄事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里王儀狀英偉不學古兵法而臨變中機奇密如神典禁兵之日久頗裨佐不足與計事特以材自任乃其代傅潛提三路之兵以數十萬出入進止其聽號令若一人虜故憚王終歲不敢近塞下王善騎射與士卒同飲食賜予輒分其戲下家亡所餘　真宗嘗問鄉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蘄進身自吾舊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論前後與吾同在宿衛者孰最有間諸子以其所聞者對之王曰與蔚昭敏李斌孰愈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是以取也王少時嘗醉卧田中父夜往見有神人擐金甲侍王之側父竊奇而愛之父沒王負父骨十餘年故其後子孫莫不以忠孝承家嘉祐八年王之曾孫女進冊爲皇后以故累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治平四年爲　皇太后遂贈至衛王薨七十一年矣其葬也弗及請謚于有司熙寧九年　天子篤實慈之養而念王之功乃親考六家之書以安民有功曰烈折衝禦侮曰武特賜謚曰烈武又以王墓有窆碑而文未刻乃謚臣珪述王遺休而刻之既又賜之篆曰決策靖難顯忠其勳之碑嗚呼何其盛歟臣珪伏思　太宗之發燕南　真宗之渡澶北當是之時王智有足過人者一旦濟國家之難以休兵靖民顯名于後世顧所施豈不閎哉與夫自昔將帥塞旗斬馘之事異矣澤流子孫與　宋無極殆神理之有相乎曾祖晃贈中書令祖霸贈尚書令密國公父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王娶李氏追封魏國夫人繼亦李氏追封楚國夫人子長曰繼勳建雄軍節度使贈康王次曰繼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次曰繼和崇儀副使次曰繼倫西頭供奉官次曰繼密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次曰繼宣天武棒日四方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次曰繼隆引進使陵州團練使次曰繼元東上閤門使嘉州刺史次曰繼芳供備庫使忠州刺

史次曰繼顒左侍禁次曰繼豐供備庫使昌州刺史次曰繼敏內殿承制次曰繼昌西頭供奉官皆已卒女十二人孫西京左藏庫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孫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世孫東頭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來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銘曰

紹恢皇圖　於赫神宗　憺我常武　緊王之雄　威威緊王
出入念華　外動四夷　其武孔碩　王從北征　翼帝之輿
六龍安御　天旋日舒　逮事真宗　決策于河　虜駭枝披
奉書請和　王長六師　闞如暴虎　羞徒嘽嘽　疇予敢侮
誰謂人遐　尚有遺烈　至今受祉　亦莫我遏　思齊曾孫
寶有慈極　天子仁孝　化及萬國　上方念王　幽州之功
澶州之畫　其利亡窮　迺誅王行　迺銘王勞　作碑確荒
在浚之郊　陟彼高岡　望王之塋　千載而下　其凜如生

高康王繼勳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翰林學士王　珪

熙寧九年秋七月壬申臣珪奏事殿上　皇帝曰朕奉承聖序方以天下致養於　皇太后而外家賞賜官爵未嘗輒有所加朕每興言禁中　太后數不許嘗考國史實錄見高氏之世次惟烈武王有子十四人其長康王於　太后為大父歷事三朝出征入衛有夙夜之勞王薨有年矣而謚未告其第碑未刻其阡朕甚悼之今特賜之謚曰穆武其為　朕作康穆武王之碑庸稱所以推崇　太后祖考之意目珪謹按王諱繼勳字紹先自冀國公去濠適亳三世為蒙城人王生亳之谷陽少學兵法好將帥之節雍熙三年以父任為右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王儀狀動人　大宗召問其家世擢寄班祗候再遷內殿崇班為西京孟懷號路都巡檢使時有群盜作聚山川吏久不能捕王使勇士衷甲飾輜重誘之輾轉道中賊皆就擒由是知名咸平三年王均據益州反以崇儀副使為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諸州軍巡檢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卒五百人授王攻東郭二門未下引兵與賊戰弥年寨其衆大潰追擊至嘉州界生擒賊百餘人獲偽造黃繖金瀌搶而還有終益

以精卒復攻二門下之賊退保子城王大建麾幟城上諸將知已拔城於是有終進薄天長門賊更出拒戰時會㝢全謂有終曾賊軍鄉罷急擊之可有功王乃從數騎往馳賊陳身被數創血漬甲縷馬中矢死復更馬以戰入內都知秦翰以兵來援賊知不可拒還走入城王開圍縱之均遂夜遁翼日王率有終撫循城中封府庫勑所部秋毫無所犯均既誅　天子賜書褒諭於是以定蜀功進崇儀使方王拔城適有中使密傳詔曰今賊嬰城自守而久未下外暴官軍內敝百姓顧其冊安決若縱之使跳去彼烏合之衆安能久伏林莽虐及均敗正如　聖略所出居亡何賊黨楊承海謝才晟復收餘衆保岩谷中數招貨之不出又以為綿漢劒門路都巡檢使王乃募里中惡少年輒伺知賊動靜一日徒步領輕兵馳歷阻險徑賊所匿處賊不謂王之至此也方解衣自如莫知計所出王手格殺數人餘壘衆盡縛之蜀為之無盜王在蜀有威名号神將徙峽路兵馬鈐轄還朝陳用兵出入奇正之要　真宗以為能改洛苑使并代路軫轄景德元年契丹犯河北分兵犯河東

王至岢嵐軍遇虜五萬衆陳于州城川王與知軍賈宗奏山上裴回望虜軍謂宗曰虜雖衆而鼓譟不成列將無人也我領騎兵三千雖不足與戰候虜南去當臨隘出奇以要擊之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子可悉衆左右乘之必大亂已而王果得所欲追殺至寒光領斬首及自相騰轢以死者万餘人焚車帳獲馬牛槖駞器械蓋數萬計　天子復賜書褒諭迁弓箭庫使榮州刺史是歲朝廷與契丹約和烈武王大有功於澶淵明年為麟符路鈐轄河外環列亭障而宿兵多轉饟給軍為虜所鈔王移軍扼兎毛川以斷虜闚而軍食滋不乏會契丹新遣使朝京師以知瀛州王雄以武功進而天資達于政事始至州九所設施嚴而不煩老吏縮手不敢肆蜀歲大飢穀價翔起即召諸里富人謂曰今半境之人將轉而入之溝壑若等家固多積粟能發而濟振之若將濟州將之命於是皆爭出粟王亦以其直予之蒙活者萬餘人明年歲物豐美有甘棠連理者四本郡人相與詣闕上其圖誦王德政求刻石王奏止之歷內藏庫使宮苑使奉使契丹其國人見王為人英偉且知

故烈武王之子莫不加憚之至不敢仰視還知定州徙延州冀州
又徙貝州乾興元年復知瀛州徙雄州是歲契丹坐冬燕京大縱
獵涿易之野忽候騎報虜將大入緣邊皆飭爲備王獨示之以無
事徐曰虜歲賴漢金繒當內計利害無敢輕出兵已而果渤海之
畔虜者群剽兩界中傳言相驚恐王因戒邊吏毋得輒往捕第驅
之令遠去故終王所臨塞下無生事又歷東西上閤門使昭隴二
州團練使遂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
於是吏民無幼艾皆鼓舞王之旌下曰不意三見我公之臨也徙
渭州在渭三年客有獻計者曰河南之人思漢久以王之善用兵
千載之功可就也王曰我特守方隅幸而亡犬吠之警勇敢爲邊
生患耶輒謝遣之更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拜步軍都指揮使邕
州觀察使入宿衛踰年頃復守邊爲鎮定路馬步軍都總管歲武
軍節度觀察使入天聖十年制授馬軍副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
使明年終節昭信軍爲　章獻明肅太后山陵　章懿太后園陵
都總管又明年以老上章乞骸骨不許它日召見便殿給一子秩

俾勿拜自陳少起兵間未嘗以身自愛今年老被病敢苟生以顧
祿乎願　陛下哀憐之於是聽罷典軍以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
王雖老猶遇事精明方河怒齧堤王一夕坐隄上調揵薪與築而
河怒爲止滑人每過其隄而思之王年七十六是歲景祐三年以
七月二十七日薨州之正寢　仁宗恫悼之爲輟視朝一日贈太
尉馳使護喪西還其年十月二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
之原王忠謹有知略臨機不輕發尤善御軍得士卒死力故以少
擊衆未嘗不有功其治民期尺人情之曲折而略於用刑今猶愛
思之初與禁兵捧制書泣下謂諸子曰尒祖有大功朝廷典此職
幾二十年未始有過失我何功之有尒曹念所以報國唯有忠孝
一節尒家故宗族蕃王則推心愛睦之其賙官昏喪祭無不及曾
祖霸贈尚書令密國公祖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父瓊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衛王烈武其謚也母李氏魏國夫人元配康氏唐國
夫人繼室郭氏陳國夫人王氏周國夫人子男六人長遵度故西
京左藏庫副使次遵範故右侍禁閤門祗候次遵甫故北作坊副

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武功郡王　皇太后之父也次遵約
故文思副使次遵憲故供備庫副使次遵揖故左班殿直女三人
孫右班殿直士先等十六人曾孫右侍禁公景等二十四人四世
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六人臣珪既述王碑而工未就乃八月庚戌
皇太后勑中使趣其文蚤上且聞　天子有詔賜碑名曰克勤敏
功鍾慶之碑臣珪曰高氏之興自烈武王有幽澶之功至王西定
蜀北戡冀光嶺爲國捍患亦未嘗妄殺惟陰施之及人者深故天
發有來右我　聖后保翼　天子以母臨天下則其所以追念王
之前勞而保大之豈與夫兩京外家恩澤富貴之儗哉王之子孫
維孝維忠蟬聯蔓衍而不可窮今之爲世家言者高氏盛矣銘曰

蒙城之高　世則崛起　銜訓自王　奮豈不偉　嬙蜀發胡
禾黍被野　四方既平　澤及牛馬　豹尾神旗　以長六軍
歷臨八州　有惠在民　豈[illegible]厄　爲國爪牙　嶷嶷維王
能世其家　王發多祥　聿及神保　神罔不懷　使王壽考
誕鍾聖孫　以母天下　思媚周妾　京室以化　后未勝哀

顧王猶在　身復至尊　終念王愛　帝親母家　一門三王
子孫祁祁　申錫無疆　誰言恩腴　莫匪外戚　人孰望王
世載乃績　述宣王碑　天子有命　万祀猶新　用宏茲慶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黄門李　清臣

元祐三年三月贈太傅韓獻肅公之柩至京師暨于潁昌長社縣嘉禾鄉先兆之次六月十九日甲午葬靈井村既事將勒石隧道有詔資政殿學士李清臣其撰次獻肅公絳事而賜額以爲忠弼之碑臣觀于書詩昔之賢臣苟有以忠服國事蓋弗恤厥家在商有若伊尹暨陟在周有若召公奭暨虎後人思念詠欽於報亦罔不篤惟獻肅公嗣世德有烈在天下或墜厥實昧弗著見載筆之士是忱有責矧孝子孝孫懷大戚今獻肅公既中書舍人敘狀其事太常考功御史與在廷之臣謚其行右僕射純仁以誌銘昭其幽堂是於忠弼大慰籲詔又以屬陋臣惟獻肅公昔不以不肖視陋臣是敢重受命推原帝意丕揚公之忠用久于天下公字子華曾祖諱處均祖諱保樞真定靈壽人考諱億參知　仁宗朝政事謚忠憲及公與仲季相繼大用繇是三世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曾祖追封周國公祖陳國考冀國曾祖妣李氏祖妣郭氏周氏
妣蒲氏王氏各封太夫人于夫之國忠憲公始葬陳公于長社遂
築第潁昌以便歲時奉帚薦豆合其屬以居公又以德義勸教子孫
孝友儒學吏能士大夫皆稱韓氏公少以蔭補太朝齋郎累遷大
理評事試進士唱名第三文章驚動一時以太子中允通判陳州
忠憲公憂除召擢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言神主在八
室而將祀習儀朝廷不敬自是徙就尚書省遷開封府推官醫蒙
子冷清自謂母娠宮中生民間欲以惑衆既就獄止罷置蔡州公
奏請乃敢大造設詐宜棄都市　仁宗問所以然公復詳言其狀
清遂伏誅改戶部判官南方饑體量安撫江南所寬減財力振救
全活十數事創爲五則以均衙前役斥陂湖利奪其錮者予貧民
罷信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輸送宣州守姦賄不法收以付獄
州人驩賀使還稱旨擢右正言時大臣左右朝政務循故事公入
對曰　陛下宜用神斷他日納疏言　陛下春秋高願蚤建太子
仁宗曰卿忠論及此然幾事也毋著文墨公懷疏以歸焚于室故

在　仁宗　英宗朝雖所親亦莫知公嘗論此者入內都知王守
忠判內省事公謂不可假此名罷之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家以
賄敗開封杖之死于道民間讙言爲宰相滅口公請究治宰相
與所指者皆謫去未久稍遷公復固爭奏寢弗下公遂屏處自劾
上遣使慰勞起之轉禮部員外郎罷諫職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
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試知制誥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
詞頭陳其罪出繼隆爲鄆州鈐轄久之求補外遷吏部員外郎以
職知河陽辭遷官不拜數月召判吏部流內銓李仲昌塞六塔河
不成頻河諸郡大水出爲河北安撫使時宰相佑仲昌莫敢斥其
罪公獨刻奏仲昌首事敗河費國埜民竄廢南方遂以龍圖閣直
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親嫌徙知瀛州從官列奏公宜在朝廷留
知諫院自以言數不用不敢汙言職辭改知審官院宣祖神御
溫成后園皆寓奉先寺　仁宗將幸奉先或謂因欲臨后園公預
以所聞諫旦日飭駕使諭公曰　朕欲酌　神御非詣　后園也
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群牧使　仁宗遣使祈嗣茅山公

當草祝辭因言祈嗣顧禱祠何益失女御閉於深宮者衆宦人養子絶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螽斯之福於上也書奏御仁宗即日出宮人數百且令裁定宦人養子令歷吏部員外郎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近臣守真定已去從官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援救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宮人或納請逐度牒紫方袍者公具以聞　上亟逐典掌劉氏等公在臺論大臣緣私請薦舉人不稱者罷十數凡朝讌在列無敢有讙譁徙倚端者張孜母乳悼獻太子孜以襁負從宮中其後壯長寖貴領翊軍以掛嫌議出爲外官至是復召還公奏彈宰相引嫌人典宿幹及數言時政闕失中書故寢不報章未下公自陳論塞骫職事不敢復造臺諫官指趣或與公異乃詆公爲擅去官守罷知蔡州數月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孰羌乞臣妖刼獄囚殺追呼吏據堡不用命公發兵夷乞臣族朝廷驚問舉兵狀未報聞賊平壯公策決賜詔嘉獎自此熟羌不敢輙叛嘉祐八年正月進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出貸倉穀循致醫藥葬客死士與貧不能塞[illegible]禁邊州伐木夷界以弭兵爭閉絶蠻崖關使夷人貿賣關外亡內覘初張尚書詠給券糴鹽米惠貧戶歲久皆轉入富人公廢舊券別以券予貧民因奏凡三歲視貧富輒改易券故內侍使蜀給酒場吏主買賣聽使掊取以資費公奏請加禁約　英宗使內侍省嚴著令每行必申飭焉遷給事中改尚書禮部侍郎以群牧使召未至加戶部權知開封府視事未幾權三司使乃奏均兩川職分田差劇易爲厚薄罷合同憑由司凡官費悉關三司中旨橫恩一切固執弗下公即奏小人不足徇即有飛語顛覆實　英宗曰　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憚讒京師大雨水　天子繕治供帳皆辦真拜使作　永厚陵裁浮費甚寡　神宗拜公樞密副使樞密府選用西班升朝官吏挾勢重有低卬人莫敢以勞者自直公奏置審官西院擢正選用法付之禁兵歲減仗數或十耗五六而將校營壘猶如故建請併省以實軍費兼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改參知政事熙寧二年九月夏羌大入慶州境圍七寨殺畧數千邊將高敏戰死榆林以公爲陝西宣撫使賜空

名宣告即軍中賞功詔許除補所部官自受命至陛辭三日而行賜金繒及織文袍纔至邊悉分予將吏公初行環慶勞饗蕃漢士傷痍者賜帛裹瘡沿兵鄜延使偏將种諤出青澗城趨銀州界破撫寧開光諸帳屯守羅兀公欲自高奴通道河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公遣將出麟府兵徑虜中凡九日會羅兀下又破賊馬户川斬馘數千獲繡旗木符領盧帛公初至邊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亟出擣之至是深入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居以曠士方築據奪其要害而慶將失撫御兵有叛亡者時内外多與公異意爭歸咎宣撫司邊事搖矣公一不辨以身任其責罷相知鄧州其後既收兵羌人亦卷廬帳驅畜產遁去安食河外飢死者衆數年終不能復而使大酋數叩保安軍求通告並塞皆空無賊火　上於是知公為有功明堂禮成進觀文殿學士公乃奏自嘗私誓年六十歸奉先自丘墓今落罪籍乃敢言願如自所誓年十上　神宗遣使五返敦諭切至除知許州使近四里公乃不敢辭閱歲加大學士徙知大名府且使過闕入朝諭之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告辭坐前因奏有司奉行詔令不稱旨頗為苛急以疲吏民願賓期會簡節目　神宗可之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既在任請置局中書鉤考財用以制出入之節已而與同列弗合時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責方劉賈人免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絞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賜俠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公辨帝前謂不得直數罷　上為逐市易官稍寬二日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固言不可論　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自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　上愕曰茲小事何爾耶公奏曰小事弗伸況大事乎　上為罷佐遣使持手札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稱疾乃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徙知太原府授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以年七十告老不許復知潁昌府辭以為西太一宮使請納節上諭以使相領宮使有近比辭不已遂許收建雄軍節度拜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為宮使召陪祠南郊還舊節知河南府

夏伊洛大漲漂城中拯護饑溺給其食處以官舍訛言驚衆者刑
縣之募工料材宇倉庫營壘直平而工作利築堤障城東南明年
水復至與堤平人賴以免頌其功刻于石會行保馬法主者促期
增數保户迫蹙馬價暴貴公爲修奏止之如初令　裕陵役興公
選才者分責以事凡所應辦皆前期爲區處陵成而下不擾　今
上登極恩改鎮江軍節度判康國公自　神宗更定官制以開府
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北京留守賜覲見公數陳避詔勉行倚以鎮
撫河北公不得請就道都水使者欲鑿渠郭南引大河東趨金堤
調工費甚急公上言故道任澶淵而傍府横引河功必不就徒耗
財力駭恐魏人使流徙非計也三奏遂罷役後復條列故道便利
上之既而公屢請老　上遣使勞撫不從公請不已除集禧觀使
又請九十餘上　上知不可奪乃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還京師
既而許遂賴昌敕有司具州入辭賜對給一子扶掖命宰臣宴餞
都亭驛公以久雪上方憂勞辭宴未行感疾太醫診治無效繼三年
九月三日薨于寢享年七十七兩宮臨奠數厚賜　天子成都[illegible]

中止樂不視朝一日侍臣舉哀更命有司治餚致祭有詔曰朕以
薄德匪躬恥茲一身得賴天地覆幬之義祖宗教養之恩統御臣
民治臨億兆獨處深宮愧無儀型之訓日省内庭竊深夕惕之謀
維藉輔臣洗滌虛靈涵養性情經綸化育啓迪良善太傅絳始以
蔭補授官繼以科第進顯文章眩世忠信自任服官以來日夕勤
政莊涖之間深心養牧視民之苦必諄諄瀆聽利民之興則亹亹
指陳故遇權顯而不避與大憝而不懼執法詳慎秉公自矢非禮
者必示以刑不法者必懲以罪中外悅服人民歡戴可謂社稷之
臣有安天下之志所以委任邊事舉措允稱得宜撫衆定略設
施無不盡善見利則興遇害則除總元戎羌人不敢逞兵犯境統
御師西酋不敢踰河飲馬飢饉興則連章賑救河汎溢則敷陳開
導使民惠而不費役民勞而不怨論章奏則平心指斷修國史
則文質相均絳之輔人可謂不忝於殷之伊陟周之畢召此天所
以俾朕以宰天下也書云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
誠哉是言絳之謂歟嗚呼就知天不佑朕去此輔弼棄我股肱贊

勸之助於何而副治安之謀與誰而施宵旰之間使朕如有所失
寤寐之際恍惚若有所遇是命有司治茲庶饌臚列靈前少展朕
衷絳靈有知來格來馨爾其饗之并賜其額曰忠衛之碑遂官其
子敘爲中書舍人謚獻肅贈太傅又賜錢四十萬厚賚其家公享
年七十七薨於寢元祐三年六月十九甲午葬公於潁昌長社縣嘉
禾鄉之靈井村公葬也諸臣哭泣輓歌拜送百姓擁道爭視而歌
曰前有一相公韓西賊聞之心膽寒今有一相公韓功在朝廷百
姓安衢謠里祝嘖嘖不止因命某爲銘某頓首再拜而并記焉銘
曰

猗歟韓氏　其宗尚矣　自周建國　厥姓始出　詩有韓侯
爲天子戚　獲錫甚渥　等於叔伯　迨唐稱晉　更爲晉卿
晉失其緒　三家鼎立　雄峙爭强　與秦爲敵　雖爲秦滅
淮陰挺出　厥後子孫　螽斯翼翼　擒虎善武　昌黎載德
迨至　皇宋　英豪間出　赫赫魏公　功爛史冊
更有獻肅　勳勞載績　正色立朝　匡輔明德　仁義爲本
忠信是與　匪家惟邦　匪身惟主　公於夸强　弗僂弗俯
公於苛窮　弗震弗侮　義愆公違　義合公處　正邪朕乖
其猶寒暑　卒遂其守　以戴堯禹　凡公德功　辨莫能數
刻銘斯碑　詒示來古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十一

范忠宣公純仁世濟忠直之碑

文昭公曾肇

元符三年今皇帝既即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丞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其寵所咨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公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公固請還頼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彊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公爲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間對輔臣語及公輒動容常贈外賜其家銀三千兩贈開府儀同三司敕頼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於墓隧碑首又詔葬爲較視朝有司節惠謚曰忠宣四月庚子葬公河南尹樊鄉萬安

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贊時祖周國公諱墉考
楚國公嘗參知　仁宗政事謚文正諱仲淹皆累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曾祖妣陳氏唐國太夫人祖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
國太夫妣李氏楚國太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爲河南
人文正公議論設張紀於國書暴於天下有德有勞爲宋名臣蓄
不盡施鍾於其子楚國太夫人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寤而
生公五歲知讀書八歲能爲其徒誦說書義十有一歲喪太夫人
哭泣如成人既長力問學長於論議恩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
進士起家歷知常州武進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薨乃出
仕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爲政有惠愛課民種桑民
獲其利號其桑爲著作林用舉者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
書許州觀察判官事州賴以治賈黯知開封府薦知襄邑縣大興
學校士爭歸之衛士挾牧地暴民田公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
縣有詔詰公公言丘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　朝廷是之釋不
問且聽牧地隸縣自公始治平元年以某官爲江東轉運判官擢
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　陛
下親受　仁宗詔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從官
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家居待罪既而
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王爲　皇夫人爲　后公復言　陛下以
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
安計時已詔罷追尊趣公就職公猶以不皆如從官議請去益堅
　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事
引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
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
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監　神宗初即
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志得王荊公任之多
所更張公自還朝即勸　上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
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　陛下圖不見之怨　上問何謂不
見之怨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　上善
之令條古事可爲戒者以聞公作尚書解以進及爲諫官前後爲

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
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疎達未
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
避嘗論富韓公在相位不當數移疾杜門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
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
六路必將掊克生民斂怨基禍他所開陳類如此　上方銳於求
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
自古人君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不可不察公雅與荆公厚
善至是數言其以五伯富國彊兵之術啓廸人主失天下望既而
劉琦錢顗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絀
今在廷阿附者衆奈何　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及它
大臣詞氣甚厲　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不
出乃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所親諭公速起且除
知詔誥天公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録所上
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
坐失察僚佐燕游事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
州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入見　上問公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因
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爲將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
活其衆既而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爲營來歲耕
稼之且歲以大穰或言公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
比使至無負者會屬流人道慶稱寃按得寃狀郡將种古訟公挾
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公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
童兒相率誦詩隨之久乃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它事奪
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訟前守率尚威嚴公獨治以恩信歲
終犯法者視舊減半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再
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
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讀又除給事
中時　哲宗　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温公入相首革差役法公聞
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
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温公言之温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

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是時初改熈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議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温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知前於荆公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西宮亟遣中使賜大官饌出手詔問禦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予絹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陝西一郡自効不許會邉臣俘番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邉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狄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 上意忠篤華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爲救解因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録人之過太深實係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勿避嫌謗不可因讒言絀及在相位諫官王覿坐論朋黨貶公復爲辯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録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明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丞相確安州所爲詩傳釋以爲謗訕者遂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說獨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疏極論無虛日蔡丞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異論公二人亦堅求罷乃以公爲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築防備水後賴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畧安撫使葬民爐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邉公直將佐引咎歸已章累上乃貶秩一等徙知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爲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爲相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爲雍上水使高必難成功況今公私匱之當緩其役朝廷爲出

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懌密啟以手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爲收還手詔公既罷而河役復興調發及穎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宮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大敝至於今未復也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諷公再相時御史嘗有言公即避位不聽固請 上亦固留之時 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質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 上慎擇執政臺諫官且言 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上嘉納之初公召還 宣仁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間始終一節以勉公 宣仁崩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 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扶持之心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蓋明道中詔實文正公啟之及是公又以爲言羣御史撫蘇軾所行制詞以爲訕及先朝蘇轍常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父子爲言 上怒擬非其倫自門下侍郎貶汝州御史來之邵以爲責輕之邵又論 宣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事公奏御史在位日久當軾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蜀日之邵爲監司未嘗按謫一旦乃爾其情可見 上之怒轍也轍不敢自明公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 上意稍解軾轍平日與公論異至是人益服公爲平時 上方更用大臣公力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於是元祐公卿大夫相繼貶竄公亦坐奪一官徙知河南府辭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 上嘗問公貶竄之人殆將永廢公前贊曰 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叙復如法及罷辭 上又從容諭曰卿雖在外有所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至是 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前疏呂丞相大防已下數千人終身勿徙公即爲申理請悉追還辭甚懇至忤大臣意落職知隨州喪明告老大臣勿許通明年再貶永州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他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公性夷易寬簡勿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好善不爲忮克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矣由是所

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四世始終無間言自爲布衣以至宰
相廉儉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厲義莊晚年南遷貧甚
得賜輟均及衆人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故公歿之日幼子五孫
未官賴　上賻乃克葬公之配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有賢德
能成公志封魏國夫人卒永州今舉以祔五子正民單州團練推
官正平忠武軍節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歸將作監
主簿崔保孫朝請郎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轂通直郎
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皆前卒孫男七直彥宣義郎
直方郊社齊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儒孫女一曾孫一蓋文正
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
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
彌勵人以爲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　朝廷務獎進人材故天下
善類視公用舍以爲消長有文章論議三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
天下主於平恕不爲已甚世謂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
至紛更事節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仇復之禍今　上虛己待
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諸
子遺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初公南還道遇故人唐義問屬以
後事比薨義問適守潁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如此某晚游公門
辱知厚甚手書誌以銘文誼不得辭銘曰

遠矣范宗　陶唐其系　更夏商周　保姓受氏　在晉宣子
以告穆叔　流非不長　止曰世祿　孰爲不朽　維後有人
若公父子　再秉國鈞　有德有言　百世弗泯　公起諸生
至位丞相　一節不回　雖老猶壯　御史抗議　公惟守禮
諫垣建白　公不言利　封疆之畫　公曰休兵　廟堂之論
公則持平　利害畏趨　公爲砥柱　愛惡相雠　公爲虛舟
世奪以爭　公避不有　衆所憚行　公惟恐後　堂堂嶷嶷
古社稷臣　正色四世　屢亨屢屯　白首南遷　縱心順命
已僵復起　天子之聖　有澤在民　有謀在國　壽非不多
人以爲嗇　惟其倖偉　山高日赫　歸從先君　嵩落之側
帝念公賢　賢於詔臺　後人來哲　不假方策　請視豐碑

世濟忠直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十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二

吳武安公玠神道碑

中書舍人 王綸

紹興九年夏六月己巳武安王吳玠薨己亥有遺表奏聞 上悼之輟視朝二日謂輔臣曰前此玠以疾革聞 朕甚患之遣成都守訪善醫者治之恐不瘳亟馳以國醫視之何音至之不起耶 朕念其勤勞王家戮力邊疆豈能置之釋然遂官其三子賜錢三千萬以慰恤其家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歸葬於德順軍水落之原於是命綸爲銘綸頓首再拜書曰吳出於姬姓武安王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大傅父扆少保累世顯烈燁燁史章母夫人劉氏王諱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少沉毅尚氣節讀書能通大義喜兵法長於騎射弱冠即隸涇原軍殄寇勦賊屢得奇功常以少擊衆以精取勝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己巳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婁宿殘長安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刺其帥黑風大王而張嚴繼以進兵戰五馬坡兵敗死之惟輔遁歸熙州經制司統

領劉彥希棄鳳翔奔曲端端斬以徇衆端與王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取涇州端拒守麻務王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命將士毋殺掠民皆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王乘夜出襲其城斬首領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要宿以數萬衆攻麻亭王奬勵士卒奮力死戰傷殺過當曲端劾王違節制降武顯大夫未幾復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先是王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禦金虜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衂虜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樞密張公浚董師川陝問策曲端與王王以高山峻谷駐扎爲固虜騎善於衝突俟其隙以破之幕府以爲懦怯不用其言繼而虜囊土逾河驟至五路失陷王獨保關繕兵不爲屈紹興元年春三月没立郎君逞兵犯原上王擊敗之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没立郎君復大進王遣麾下擊退不使其合轉明州觀察使有詔詞未幾丁母夫人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虜每與王戰輒敗冬十月其帥兀朮糾衆造浮梁跨渭水連營疊石王選强弓勁弩射之虜稍却以奇兵夾攻伏發填陷坑谷虜全軍覆没拜鎮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三年春虜以衆三十萬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反出漢陰擣梁洋王亟遣麾下倍道疾馳趨金洋遺以黃柑告渴虜駭遂大戰凡六晝夜賊敗衂潛逃自是乃服王之用兵不可與敵遂遺書間誘王示以不爲利動不爲威服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 上加王檢校少保四年春賊復大入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師古叛降其部下無一人從者王愛此軍中心義厚給勞來合爲一心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使七月 朝廷録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節浮費屯田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 朝廷嘉之七年冬賊廢劉豫召諸路兵聲言入蜀王獨謂不然策其將去已而果然和議成 上以王功高賜

親扎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而王已病自以賞過功固辭
優詔不許九年春疾革夏六月薨享年四十有七終於官子三
長拱右武郎次扶搗皆文官王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
貸故人人效死及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
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
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歿也
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戰西戎不過進退之間決勝負虛則擊實
則避堅忍持久故葬之日士卒流涕百姓俱哀皆感王之忠義道
王之盛德莫不愛戴而思慕焉於是屬綸爲銘綸謹爲之銘曰

堂堂吳公　爲國之棟　掃寇除氛　赫濯武功　運籌無遺
人莫能同　天子屢問　信任獨隆　視卒如子　甘苦自共
指揮臨陣　有始有終　邉疆安堵　阡陌交通　節省浮費
屯田萬鍾　褒賞有則　撫卹爲重　上念　天子
報國盡忠　允矣武安　休休有容　國之霖雨　惜乎不永

吳武安公功績記序引

余與主簿俊民先生相聚於馮康國元通公舍盤礴有日忽聞川
陝宣撫使吳侯薨因歎曰嗟乎西南之砥柱去矣於是俊民先生
太息曰噫昔庭傑於魏公幕府時見吳侯之用兵與虜戰世所罕
及即古名將亦不過此何一旦歿耶因相與痛惜馮公亦哀號不
已嗚咽流涕而泣曰何天不佑哲人而遽奪之速也念其往日在
川陝時不獨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且惠澤於民俊民不能默默無
語遂歷數其事發乃握筆而記之自政和中夏人犯邉侯即麾戰
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方臘破其衆擒酋長又破河北
賊轉屯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
追北斬百餘人轉秉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將時金人已渡河矣
其將婁宿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隴右大震熙
帥張深與偏將雖能克敵制勝而隴右都護張嚴兵敗熙州經制
司劉彥希奔曲端侯獨屯兵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取涇州侯據
青溪嶺逆擊破之大獲全勝侯戒將士曰毋殘百姓金人所傷者

必撫而惠之虜犯環慶以數萬攻麻亭侯與之戰奮勵士卒以少擊衆人皆死鬬傷殺過多曲端劾侯違節制降職論者咸謂之屈侯恬不爲意未幾復故官　上有親筆付元通詔吳侯公之忠義灼見於　上矣樞密張公董師川陜移檄諸路將佐與虜戰問策侯與曲端侯曰虜長於騎善馳突我以高山峻谷扎駐侯其隙以奇兵勝之彼雖馳突無能爲也宣幕將佐以爲懦怯不聽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制賊馬衝諸將皆謂不然既而虜驟至囊土逾澤以薄吾營王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中以守巴蜀王曰賊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虛躡其後即保蜀也越明年紹興元年春三月金將沒立郎君犯原上期必取而後進侯敗之五月沒立郎君率衆出大散關先至侯與麾戰三日連勝沒立郎君方攻箭笞關侯遣麾下擊退分兵掩襲皆潰去　上嘉之有詔云材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隴之間侯之忠義稔聞於　上未幾丁母夫人憂起復尋兼陜西諸路都統制金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獨與王戰輒敗不勝其忿其帥兀朮會諸道兵數萬造浮梁跨渭水疊石爲城與侯拒戰侯命諸將強弓勁弩射之賊稍却侯以奇兵乘險夾攻如是三日賊走侯遣伏俘其將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填陷坑谷獲鎧刦寨虜全軍覆沒兀朮幾被擒獲覬奏侯曰金人雖敗度必復來撤離喝與兀朮不敢窺和尚原三年春集其兵三十萬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急遣麾下晝夜疾馳倍道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犒其師曰大軍遠來聊以止渴撤離喝以杖投地大驚曰吳侯來何速耶不敢進公遂治饒風嶺柵寨據要虜已揮中軍急上遂大戰凡六晝夜虜敗衂撤離喝怒殺其千户孛堇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嶺斷侯歸路侯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虜已傷大半且戰且遁我以全軍抗其吭蜀無憂焉乃分屯諸將示以乘虛掩襲之勢虜便潛逃撤離喝歸服侯之用兵勢不可破則密遣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

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强公宜相時而動侯示曰華夷異域君
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覽傳記數
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逞兵犯上卒不旋踵滅亡
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忿疾天地不容也吾世爲宋
臣食趙氏之禄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
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
駟馬莫及竊爲足下惜之讀公之辭令人悚然所謂社稷之臣安
天下也撤離喝得書與諸將熟議攻蜀兀术舉兵五十萬欲入川
豫之弟不忘　朝廷密遣使告侯早備兀术攻興州仙人關侯與
兀术相見兀术曰公若降當以百里美地贈王曰已事　朝廷安
有二心乃定戰大破兀术於仙人關四年春虜復大入轉三河之
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適師古與虜戰敗隻身往降公愛此軍忠
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捐其家財厚賞給之兩軍既合中外
一心　朝廷録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静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向
天水出奇兵下秦州余辭幕府他往矣其後不知何如也俊民之

語詳果有未聞知者詢其由來則云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墓
府親所聞見宣司參議馮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因鏤之
集中以補補遺之遺焉庭傑字俊民金堂人其學貫穿其知兵見
練時事而數奇少遊上庠嘗干張魏公欲薦應賢良近爲彭山主
簿今老矣休居于家然聞其耳目聰明尚可用當有知者云乾道
己丑上元日岐下張發書

功蹟記

庭傑

明

庭傑與顯謨馮康國元通大學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東南還蜀
庭傑偶相際集盤礴液旬出　聖上親筆付元通詔吳侯云　朕
以卿提大軍獨當一面道路遼遠奏報難盡曲折昨遣范直方至
卿所計議終恐迹疎不能詳悉馮康國每在　朕前屢陳卿忠義
體國卿亦素知康國之爲人因其之官遣與卿相見應關陝事宜
規畫措置財用置之量度節省及講究屯田以便糴買之類已丁
寧康國與卿面議想卿必能體　朕至意每有所處可一一開具

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强公宜相時而動侯示曰華夷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覽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逞兵犯上卒不旋踵滅亡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忿疾天地不容也吾世爲宋臣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爲足下惜之讀公之辭令人悚然所謂社稷之臣安天下也撤離喝得書與諸將熟議攻蜀兀朮舉兵五十萬欲入川豫之弟不忘　朝廷密遣使告侯早備兀朮攻興州仙人關侯與兀朮相見兀朮曰公若降當以百里美地贈王曰已事　朝廷安有二心乃定戰大破兀朮於仙人關四年春虜復大入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適師古與虜戰敗隻身往降公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捐其家財厚背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　朝廷録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余辭幕府他往矣其後不知何如也俊民之

語詳早有未聞知者詳其出來則云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莫府親所聞見宣司參議馬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因鏤之集中以補補遺之遺焉庭傑字俊民金堂人其學貫穿其知兵且練時事古數奇少游上庠嘗干張魏公欲薦應賢良近爲彭山主簿今老矣休居千家然聞其耳目聰明尚可用當有知者云乾道己丑上元日北平張發書

功績記

明　庭傑

庭傑與顯謨馬康國元通大學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東南還蜀庭傑偶相際集盤礴波旬出　聖上親筆付元通詔吳侯云　朕以卿提大軍獨當一面道路遼遠奏報難盡曲折昨遣范直方至卿所計議終恐迹疎不能詳悉爲康國每在　朕前屢陳卿忠義體國卿亦素知康國之爲人因其之官遣與卿相見應關陝事宜規畫措置財用屢之量度節省及講究屯田以便糴買之類已丁寧康國與卿面議想卿必能體　朕至意每有所處可一一開具

奏來付吴玠庭傑伏讀再四方知　聖天子灼見元通吴侯果相
知之深也適者元通抵少城揔茶馬吴侯已薨元通邀予相聚累
日語及吴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記吴侯功蹟甚詳令庭傑爲
之記謹拜手而書曰吴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曾祖謙太子
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宸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沉毅尚氣
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
和中夏人犯邊緣慶鎮戰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
破其衆擒酋長一人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
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
義郎權本路第十二副將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
出大慶關婁宿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秦州垂
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推輔揔銳兵三千禦賊
金人前軍逾華州惟輔留軍孰忠城以精騎千八百人夜逾新店
賊恃勝不虞揔明軍情伏中惟輔舞矟刺其帥黑風大王洞胷著
馬足下婁宿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
翔戰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
統領劉彥希棄鳳翔歸曲端端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
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賊侯進據青
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
道兵復華州城破禽將士無殺掠民皆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
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襲其城出戰斬其
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馬步軍副揔管金人其取環慶
大將婁宿以衆數萬攻麻亭侯逆戰于彭店士殊死鬬殺傷過當
而曲端劾侯遣節制降武顯大夫論者不直未幾復故官改秦鳳
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
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
流民潰卒捍禦金賊所過人供粮秸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冑蔽
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衂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
逾河飲馬時朝廷遣樞密張和公董師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覆
樞密移檄諸路將臣與戰大戰召端與侯問策端云平原易野

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皆習戰須教士十年然後可以大舉侯云
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
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賊雖強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慕僚佐一
以爲迂緩一以爲怯懦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弗親秋九月師
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
以戰宜徙據高皇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
臨臺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驟至臺澤大逾澤以溥吾營呈
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出漢中以守巴蜀侯曰賊不破我
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虛躡其後保蜀良
策也越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金國皇姪沒立郎君率銳兵犯原
上期必取而後進侯擊敗之直抵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及渾
女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別將烏魯孛堇使二將由階成出
大散關先至侯與戰三日連勝而沒立方攻箭笥關侯遣麾下擊
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襲兩路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誥詞云

朕以經理二陝付之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略非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相與戮力盡忠內撫外御乘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冀庸
功來奏樞密其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吳玠材氣不群忠勇自奮策足以名之會勝聲關隴之間比者
擢師涇源盡護諸將岐下之戰尤爲雋功獲其酋豪醜類折北是
用酬其多捷陟以廉軍夫雄職美官　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
奮爾烈　朕無愛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夫人憂
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誥詞云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
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況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淬勵以須
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寢階顯榮却
敵有沉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由率懋賞既行遷深風木
之悲方治金革之事俾臨敵忌於易將而軍制庸於舊情其安厥
常無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
勉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賊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至
是與侯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正

甲汝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鷄連三十里疊石爲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賊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侯遣麾下伏神坌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都將羊哥大李董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戶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甲數萬計乘夜併兵刼賊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勦殺殆盡幾獲四太子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差中使任充賚詔就賜云兵勢無前用兼必勝之將王靈克布允緊敵愾之威眷我虎臣時獻戎捷受盡護諸將之任當兼揔兩帥之雄控臨要衝遏制侵軼永念雍州之域久罹羯虜之災屬敵勢之方張勵兵鋒而益倍陰設奇伏躬率啓行俾當戶之衆酋殄引弓之群醜威聲遐暢凱奏 上聞班勞策勳敢後疇庸之典建牙擁節益隆制閫之權肆衍戶租仍加真食並頒徽數式示眷懷於戲迪果毅於戎昭盍申威於武備乘戰勝之勇氣用恢復於故疆佇卒瓜牙之功行賜山河之誓勉恭乃事圖報異恩可特授鎮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都統制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興文龍州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皇弟撤離喝與四太子繼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人馬軍聲言暴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閬徑趨金洋先以黃旗數百枚犢賊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撤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累日侯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要險而賊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衂撤離喝大怒斬其千戶李董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侯歸路侯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以掃地而來去國遠鬬而死傷太半吾以全軍扼其冗蜀可無憂矣侯遂爲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擣虛之勢賊便旋中梁山浹月一夕潛遁撤離喝歸乃服侯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統足

下遠蒙示書具審雅懷士各有主不容緘嘿彼已之情不通空自
待貳無復平定時也輙攄鄙懷用答雅貺惟足下亮之夫華夷
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拔觀
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
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
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紫氏伏順討逆功
塞宇宙屬世宗棄代祖數有歸百萬之衆讙呼擁戴不得已而君
之不殺一士不傷一戟此豈堯舜何異哉深仁厚德布護涵養行
三百年民至老死不識干戈上下狃習武備不修士皆不備盜賊
乘之郡縣瓦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
其道也而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強能至是乎且金國行師戰
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貪得鼓勇
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氣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
則士不可使以此決戰財殫則餓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
遭焚燒者十不存一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藉所謂

[illegible]有歸[illegible]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
以必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復聚青徐之壤掖扶斗筲之子俾半
[illegible]者皆北面　本朝備位臺察負　上皇拔擢之恩
[illegible]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抵間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
鄙棄而唾罵之其尚何顏面以視聽於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
然金國既以夷亂華又挑豫賊以臣反君顧天下大義古今常理
金國盡掃除之矣而欲以靖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　主上聰明
孝友慈仁恭儉聞於天下始奉使金國不能留暫京師變故適從
兵藩聞謳歌攸屬爵位應天實　太祖興王之地天意昭昭可見
矣維陽之役大兵奄至倉皇無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
濤幾數千里如行衽席斯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流離沉
溺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
星緯順行隆冬寒日星暖晏陽盛陰剝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
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衆自稱多材豈無深
明天道而不知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尚爲前之紛紛果何爲耶往

者契丹與中國約爲兄弟辭駢相要天日是誓膏使往來絡繹于
道兩朝赤子實便安之而我內邪人之謀忽棄載書隊亡失大信故
上天薄罰降此災戾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鬨金國與有
力焉如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霫從而和之將會召
豪英糾集族類借援中朝南北通歡復尋舊盟并力合勢以逞憾
于金國金國之兵暴露戰鬨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
能保必勝乎間機會殞威名隳然成功蔓後患資天下萬世口舌之
士詆薄姍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爲　宋臣食　趙氏之祿孕子
育孫於中原之地儻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
而動足下度玠豈苟得忘恥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
竊爲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彙熙泰逖去墳墓羇遊萬里之遠軍
中倥偬頗復樂否更冀加謹眠食養以新春和平之福玠白撤離
喝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　朝廷加侯檢校少保充利
州路成鳳制置使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撤離喝四太子蕃
合自又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

以下皆蕃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爲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寶
鷄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立大柵下
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公弟總管吳璘
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弟
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劉連珠
硬砦數十座又來侯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
臂弓飛大砲斃賊無數統制官田晟揔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
萬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
前搭城身侯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怒縛虛
棚戰樓別遣大字董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政領
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字董揔正甲金人二萬夾
攻柵兩肋吳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撤離喝駐馬四顧
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侯營允方一樓子自
寅至午危甚姚仲馬統領只在樓上酣鬨樓已傾側仲以絹爲繩
拽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

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轄睿水王武宣贊分紮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更刼寨書夜數十合金人困備忘死傷以萬計即斂兵宵遁殺死千户萬户甲軍萬餘得傍牌斧槍金皷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刼賊横川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侯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　上聞之嘉嘆賜以親札云史謂趙充國沉勇有大畧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爲策乃漢中興良將也　朕嘗思其人以濟大業比見宣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關克敵挫彼虎狼之鋭而壯　朕與復之戚非謀以濟勇能若是耶　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　朕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厲軍情則所謂濟　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及繼以　朕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已必達今　朝廷見議賞與先飛此數字聊寫　朕懷金人久不得志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侯以熙河經略司關師古自洮泯領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統制戴越打想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慕洧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領忽遇金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内懷慚懼悉還兵宣司隻身往降賊侯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勞徠捐其家財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貅於行陣侯由此兵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朝廷録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侯與金賊對壘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淮東遠餉勞民屢次冗員官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沿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　朝廷嘉之爾書褒賞七年冬賊發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將去已而果然和議成　上以侯功高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而侯已病目以賞過功固辭優　詔不許九年春三月

侯以疾革乞解事　天子惻然憂之命戍都守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軍享年四十七己亥遺表聞　上震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葬于德順軍水洛城十一日戊申　上念功不已賜錢三十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效死如建炎二年曲端也麻務鎮督戰侯遣刻校三百七十餘人於大谷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鳳前三百七十餘人出赴招安侯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illegible]出戰人皆效死至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坐右日誦亡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illegible]武郎扶柩[illegible]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庭傑嘗試論之曰[illegible]

問弟子三百餘人奐著尚書難疑三十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尚棄文就武俱任度遼將軍破胡虜以干萬計觀規自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規爲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奐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誅滅胡虜嘻此皆前輩豪俊語邇者　天子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稔聞合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侯家二朝奉當語之曰山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奕世將種大丈夫當用長槍大劍定天下安用從文官學弄筆墨耶元通曰然俊民論議極有補於世當併爲我書於吳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

傑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二